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二回 查私貨關員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風

且說我當下聽得述農還有兩件故事，要說給我聽，不勝之喜，便凝神屏息的聽他說來，只聽他說道：「有一個私販，專門販土，資本又不大，每次不過販一兩隻，裝在罈子裡面，封了口，黏了茶食店的招紙，當做食物之類，所過關卡，自然不留心了。然而做多了總是要敗露的。這一次，被關上知道了，罰他的貨充了公。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。過了幾天，他又來了，依然帶了這麼一罈，被巡丁們看見了，又當是私土，上前取了過來，他就逃走了。這巡丁捧了罈子，到師爺那裡去獻功。師爺見又有了充公的土了，正好拿來煮煙，歡歡喜喜的親手來開這罈子。誰知這回不是土了，這一打開，裡面跳出了無數的蚱蜢來，卻又臭惡異常。原來是一罈子糞水，又裝了成千的蚱蜢。登時鬧得臭氣熏天，大家躲避不及。這蚱蜢又是飛來跳去的，鬧到滿屋子沒有一處不是糞花。你道好笑不好笑呢？」我道：「這個我也曾聽見人家說過，只怕是個笑話罷了。」述農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是我親眼見的，幸而我未曾經手。唉！真是人心不古，詭變百出，令人意料不到的事，盡多著呢。那年我在福建，也是就關上的事，那回我是辦帳房，生了病，有十來天沒有起床。在我病的時候，忽然來了一個眼線，報說有一宗私貨，明日過關。這貨是一大宗珍珠玉石，卻放在棺材裡面，裝做扶喪模樣。燈籠是姓甚麼的，甚麼銜牌，甚麼職事，幾個孝子，一一都說得明明白白。大家因為這件事重大，查起來是要開棺的，回明了委員，大眾商量。那眼線又一口說是私貨無疑，自家肯把身子押在這裡。委員便留住他，明日好做個見證。到了明天，大家終日的留心，果然下午時候，有一家出殯的經過，所有銜牌、職事、孝子、燈籠，就同那眼線說的一般無二。大家就把他扣住了，說他棺材裡是私貨。那孝子又驚又怒，說怎見得我是私貨。此時委員也出來了，大家圍著商量，說有甚法子可以察驗出來呢？除了開棺，再沒有法子。委員問那孝子：『棺材裡到底是甚麼東西？』那孝子道：『是我父親的屍首。』問此刻要送到哪裡去？說要運回原籍去。問幾時死的？說昨日死的。委員道：『既是在這作客身故，多少總有點後事要料理，怎麼馬上就可以運回原籍？這裡面一定有點蹊蹺，不開棺驗過，萬不能明白。』那孝子大驚道：『開棺見屍，是有罪的。你們怎麼仗著官勢，這樣橫行起來！』此時大眾聽了委員的話，都道有理，都主張著開棺查驗。委員也喝叫開棺。那孝子卻抱著棺材，號啕大哭起來。內中有一個同事，是極細心的，看那孝子嘴裡雖然嚷著像哭，眼睛裡卻沒有一點眼淚，越發料定是私貨無疑。當時巡丁、扞子手，七手八腳的，拿斧子、劈柴刀，把棺材劈開了。一看，嚇得大眾面無人色：那裡是甚麼私貨，分明是直挺挺的睡著一個死人！那孝子便走過來，一把扭住了委員，要同他去見上官，不由分說，拉了就走，幸得人多攔住了。然而大家終是手足無措的。急尋那眼線的，不提防被他逃走了。這裡便鬧到一個天翻地覆。從這天下午起，足足鬧到次日黎明時候，方才說妥當了，同他另外買過上好棺材，重新收殮，委員具了素服祭過，另外又賠了他五千兩銀子，這才了事。卻從這一回之後，一連幾天，都有棺材出口。我們是個驚弓之鳥，哪裡還敢過問。其實我看以後那些多是私貨呢。他這法子想得真好，先拿一個真屍首來，叫你開了，鬧了事，吃了虧，自然不敢再多事，他這才認真的運起私貨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人也太傷天害理了！怎麼拿他老子的屍首暴露一番，來做這個勾當？」述農道：「你是真笨還是假笨？這個何嘗是他老子，不知他在那裡弄來一個死叫化子罷了。」

當下又談了一番別話，我見天色不早了，要進城去。剛出了大門，只見那挑水阿三，提了一個畫眉籠子走進來。我便叫住了問道：「這是誰養的？」阿三道：「剛才買來的。是一個人家的東西，因為等錢用，連籠子兩弔錢就買了來；到雀子鋪裡去買，四弔還不肯呢。」我道：「是你買的麼？」阿三道：「不是，是畢師爺叫買的。」說罷，去了。我一路上暗想，這個人只賺得四弔錢一月，卻拿兩弔錢去買這不相干的頑意兒，真是嗜好太深了。

回到家時，天已將黑，繼之已經到我伯父處去了，留下話，叫我回來了就去。我到房裡，把八十兩銀子放好，要水洗了臉才去。到得那邊時，客已差不多齊了。除了繼之之外，還有兩個人：一個是首府刑名老夫子，叫做鄺士圖；一個是督署文巡捕，叫做濮固修。大家相讓，分坐寒暄，不必細表。

又坐了許久。家人來報荀大人到了。原來今日請的也有他。只見那荀才穿著衣冠，跨了進來，便拱著手道：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！到遲了，有勞久候了！兄弟今兒要上轎去謝委，又要到差，拜同寅，還要拜客謝步，整整的忙了一天兒。」又對繼之連連拱手道：「方才親到公館裡去拜謝，那兒知道繼翁先到這兒來了。昨天費心得很！」繼之還沒有回答他，他便回過臉來，對著固修拱手道：「到了許久了！」又對士圖道：「久違得很，久違得很！」又對著我拱著手，一連說了六七個「請」字，然後對我伯父拱手道：「昨兒勞了駕，今兒又來奉擾，不安得很！」伯父讓他坐下，大眾也都坐下。送過茶，大眾又同聲讓他寬衣。就有他的底下人，拿了小帽子過來；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，又卸了朝珠。寬去外褂，把那腰帶上面滴溜打拉佩帶的東西，卸了下來；解了腰帶，換上一件一裹圓的袍子，又束好帶子，穿上一件巴圖魯坎肩兒。在底下人手裡，拿過小帽子來；那底下人便遞起一面小小鏡子，只見他對著鏡子來戴小帽子；戴好了，又照了一照，方才坐下。便問我伯父道：「今兒請的是幾位客呀？我簡直的沒聽見知單。」我伯父道：「就是幾位，沒有外客。」荀才道：「呀！咱們都是熟人，何必又鬧這個呢。」我伯父道：「一來為給大人賀喜；二來因為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就指著我道：「繼翁招呼了舍姪，借此也謝謝繼翁。」荀才道：「哦！這位是令姪麼？英偉得很，英偉得很！你臺甫呀？今年貴庚多少了？繼翁，你請他辦甚麼呢？」繼之道：「辦書啟。」荀才道：「這不容易辦呀！繼翁，你是向來講究筆墨的，你請到他，這是一定高明的了。真是『後生可畏』！」又捋了捋他的那八字鬍子道：「我們是『老大徒傷』的了。」又扭轉頭來，對著我伯父道：「子翁，你不要見棄的話，怕還是小阮賢於大阮呢！」說著，又呵呵大笑起來。

當下滿座之中，只聽見他一個人在那裡說話，如瓶瀉水一般。他問了我臺甫、貴庚，我也來不及答應他。就是答應他，他也來不及聽見，只管嘮嘮叨叨的說個不斷。一會兒，酒席擺好了，大眾相讓坐下。我留心打量他，只見他生得一張白臉，兩撇黑鬚，小帽子上綴著一塊蠶豆大的天藍寶石，又拿珠子盤了一朵蘭花，燈光底下，也辨不出他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只見他問固修道：「今天上頭有甚麼新聞麼？」固修道：「今天沒甚事。昨天接著電報，說駁遠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見敵船，兩下開仗，被敵船打沉了。」荀才吐了吐舌頭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馬江的事情，到底怎樣？有個實信麼？」固修道：「敗仗是敗定了，聽說船政局也毀了。但是又有一說，說法蘭西的水師提督孤拔，也叫我們打死了。此刻又聽見說福建的同鄉京官，聯名參那位欽差呢。」

說話之間，酒過三巡，荀才高興要豁拳。繼之道：「豁拳沒甚趣味，又傷氣。我那裡有一個酒籌，是朋友新製，送給我的，上面都是四書句，隨意掣出一根來，看是甚麼句子，該誰吃就是誰吃，這不有趣麼？」大家都道：「這個有趣，又省事。」繼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來。原來是一個小小的象牙筒，裡面插著幾十枝象牙籌。繼之接過來遞給荀才道：「請大人先掣。」荀才也不推辭，接在手裡，搖了兩搖，掣了一枝道：「我看該敬到誰去喝？」說罷，仔細一看道：「呀，不好，不好！繼翁，你這是作弄我，不算數，不算數！」繼之忙在他手裡拿過那根籌來一看，我也在旁邊看了一眼，原來上面刻著「二吾猶不足」一句，下面刻著一行小字道：「掣此簽者，自飲三杯。」繼之道：「好個『二吾猶不足』！自然該吃三杯了。這副酒籌，只有這一句最傳神，大人不可不賞三杯。」荀才只得照吃了，把籌筒遞給下首鄺士圖。士圖接過，順手掣了一根，念道：「『刑罰不中』，量最淺者一大杯。」座中只有濮固修酒量最淺，凡乎滴酒不沾的，眾人都請他吃。固修搖頭道：「這酒籌太會作弄人了！」說罷，攢著眉頭，吃了一口，眾人不便勉強，只得算了。士圖下首，便是主位。我伯父掣了一根，是「『不亦樂乎』，合席一杯」。繼之道：「這一根掣得好，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。這裡頭還有一根合席吃酒的，卻是一句『舉疾首蹙頰』，雖然比這個有趣，卻沒有這句說的快活。」說著，大家又吃過了，輪到固修掣籌。固修拿著筒兒搖了一搖道：「籌兒籌兒，你可不要叫我也掣了個『二吾猶不足』呢！」說著，掣了一根，看了一看，卻不言語，拿起筷子來吃菜。我問道：「請教該誰吃酒？是一句甚麼？」固修就把籌遞給我。我接來一看，卻是一句「子歸而求之」，下面刻著一行道：「問者即飲。」我只得吃了一杯。下來便輪到繼之。繼之掣了一根是「將以為

暴」，下注是「打通關」三個字。繼之道：「我最討厭豁拳，他偏要我豁拳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苟才道：「令上是這樣，不怕你不遵令！」繼之只得打了個通關。我道：「這一句隱著『今之為關也』一句，卻隱得甚好。只是繼翁正在辦著大關，這句話未免唐突了些。」繼之道：「不要多說了，輪著你了，快掣罷。」我接過來掣了一根，看時，卻是「王速出令」一句，下面注著道「隨意另行一小令」。我道：「偏到我手裡，就有這許多周折！」苟才拿過去一看道：「好呀！請你出令呢。快出罷，我們恭聽號令呢。」

我道：「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寫的『時』字，都寫成日字旁一個寸字。若照這個『時』字類推過去，『討』字可以讀做『詩』字，『付』字可以讀做『侍』字。我此刻就照這個意思，寫一個字出來，那一位認得的，我吃一杯；若是認不得，各位都請吃一杯。好麼？」繼之道：「那麼說，你就寫出來看。」我拿起筷子，在桌上寫了一個「汉」字。苟才看了，先道：「我不識，認罰了。」拿起杯子，「咕嘟」一聲，乾了一杯。士圖也不識，吃了一杯。我伯父道：「不識的都吃了，回來你說不出這個字來，或是說的沒有道理，應該怎樣？」我道：「說不出來，姪兒受罰。」我伯父也吃了一口。固修也吃了一口。繼之對我道：「你先吃了一杯，我識了這個字。」我道：「吃也使得，只請先說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是個『漢』字。」我聽說，就吃了一杯。我伯父道：「這怎麼是個『漢』字？」繼之道：「他是照著俗寫的『難』字化出來的，俗寫『難』字是個『又』字旁，所以他也把這『又』字替代了『堇』字，豈不是個『漢』字？」我道：「這個字還有一個讀法，說出來對的。大家再請一杯，好麼？」大家聽了，都覺得一怔。

正是：奇字盡堪供笑謔，不須載酒問楊雄。未知這個字還有甚麼讀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